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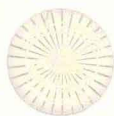
安伯托·艾柯
UMBERTO ECO

带着鲑鱼
去旅行

HOW TO TRAVEL
WITH A SALMON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带着鲑鱼 去旅行

HOW TO TRAVEL
WITH A SALMON

安伯托·艾柯 著
UMBERTO ECO

爻 俏
马淑艳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带着鲑鱼去旅行/(意)艾柯著;殳俏,马淑艳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9
ISBN 7-5633-4919-7

I. 带… II. ①艾…②殳…③马… III. 随笔—
作品集—意大利—现代 IV. 1546.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8353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印刷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北路东段 邮编:276017)

开本:787mm×1 092mm 1/32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张:9 字数:147 千字

印数:00 000~10 000 定价: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1959年至1961年,我在卢恰诺·安切斯基主编的文学杂志 *Il Verri* 上主持一个名为“小记事”(Diario minimo)的专栏。这个专栏有幸存活托福于安切斯基的勇气,因为那个年头文化评论都是板着面孔说话,而“小记事”却与之相反,专门刊登一些另类文章:或戏谑调侃当下生活,或戏仿咬文嚼字的文风,或书写五花八门的奇思异想,或记录林林总总的疯言疯语……它的作者包括意大利最有天分的青年才俊,有诗人、批评家、哲学家和小说家。同时,这个专栏也转载从报纸上摘引的各种奇文怪论。在我印象中,该杂志的许多作者都曾为这个专栏写过稿,这使它的内容大为丰富。既然号称主持人,我撰稿自然要比别人勤快些,最初多写些道德寓言,后来则以文学仿讽(literary pastiches)为主。

1962年左右,编辑兼诗人维托里奥·塞雷尼要我把自己的这些专栏文章结集,交由蒙达多里出版社出版。



此时该专栏已不复存在,“小记事”成了一个可以自由使用的名称,我就把它拿来用作文集 1963 年初版和 1975 年再版时的书名。这后一个版本,删除了许多道德寓言(其中不少与速生速朽的时事相关),而偏重于文学讽谏,还新增了几篇近期所写的此类文章。几年之后,1975 年版有了英译本,即《误读》(*Misreadings*)。

第一辑《小记事》颇受欢迎,曾几次再版。据我所知,几所大学的建筑系要求学生研读《Porta Lusovica 之悖论》(*Paradox of Porta Lusovica*),又有一所大学的古典哲学系开了一门课,专门讨论古代学者对希腊抒情诗人的看法是否类似于我笔下 1000 年后因纽特人对流行歌本的看法。巴黎还有几位朋友成立了“跨文化基金会”(Trancultura),聘请亚非两洲的人类学家来研究欧洲城市,他们说这个方案是受到我的启发:在《波河河谷社会的工业文明与性压抑》一文中,我写到美拉尼西亚人类学家用最先进的现象学参数来分析原始的米兰人。

不过,除了那本小书,我还写过别的“小记事”:我向朋友们讨教,经常是请他们合写,或至少出出点子,然后,文章若非改头换面问世,便是被我废弃在抽屉里。

对第一辑《小记事》的出版我曾怀有歉疚之情,因为

觉得它不够严肃,走的仿讽路线是旁门左道;但如今我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坚信写作仿讽文学不仅合理,而且根本就是我的神圣责任之所在。

30年过去了,废弃的手稿逐渐塞满了抽屉,朋友们又总是问我大家口耳相传的某某文章究竟下落如何,所以,现在我决定出版第二辑《小记事》。还是1975年第一辑出版时的序言结语:“这是仿讽文学的宿命:它必须绝不害怕夸大其词。如果它击中要害,也只是预示某种蠢事总会有人去做,他带着赳赳武夫的坚定与严肃,面无笑容,且毫不脸红。”

最后需要补充的一点是:本书并非所有篇目都是仿讽之作,其中也收入了若干毫无批评或说教意图的纯粹游戏文章。但我认为,对此无须在意识形态上作出任何辩白。

这篇序言中没有出现例行公事的致谢辞,关于这一点,请读者参照本书《“完美序言”》一文。

1992年1月5日,米兰



目 录

1/ 序

1/ 带着鲑鱼去旅行

1



5/ 补办驾照奇遇记

16/ 空中的吃喝

20/ 完美犯罪

24/ 美国火车大揭秘

28/ “有意义”之假期怪谈

32/ 出租车司机相处须知

36/ 球迷靠边站

41/ 地狱牌咖啡壶详解

45/ 面善

49/ 掌声征服世界

- 55/ 五斗橱上的三只猫头鹰
- 78/ 我不在乎几点钟
- 82/ 星际帝国传说
- 113/ 巴比伦对话录
- 117/ 绘制 1 : 1 帝国地图之不可能
- 129/ 二加二是等于四吗?
- 133/ 你所不知道的开头或结尾
- 138/ 生命不可承受之俗
- 142/ 财产清单编制窍门
- 146/ 没时间
- 150/ 废物大全
- 164/ “完美指南”
- 168/ 可找到组织了
- 173/ 一个真实的故事
- 183/ 电报悲喜剧
- 187/ 罢用传真机
- 191/ 手机用户面面观
- 194/ 全仰仗编辑大人了!
- 199/ 续集,不是续貂
- 205/ 省略号的……用法
- 209/ “完美序言”

- 212/ 艺录不难
- 222/ 凯撒被杀之谜
- 225/ 作家身后费思量
- 229/ 天下图书馆一般黑
- 233/ 熊之究竟
- 237/ 印第安人电影守则
- 242/ 色情电影之真谛
- 246/ 小心病菌就在你身边
- 251/ 高薪工作
- 255/ 家乡二三事
- 272/ 译者说明



带着鲑鱼去旅行

报上说,现代世界有两大困扰:电脑入侵和第三世界大肆扩张。这话说得太精辟了,对此我已亲身领教过。

最近我出了趟小差:斯德哥尔摩一天,伦敦三天。在斯德哥尔摩,趁一小时的空闲,我买了条熏鲑鱼,那鱼个头奇大,又极便宜。虽然有塑料袋包装,但卖鱼人建议我在旅途中最好让它进冰箱。哈哈,那就试试吧。

运气真不错,伦敦的出版商为我预订了一家豪华宾馆,房间里配有小酒柜。兴冲冲进了宾馆,我却以为自己撞见了义和团之乱时被困在北京的外国公使:不少旅客全家在大厅里安营扎寨,裹着毯子,与他们的行李睡在一块儿。到服务台一打听,才发现他们的职员除少数马来西亚人外,其余的全是印度籍。原来就在我到来的前一天,这家豪华宾馆里重新安装了电脑系统,还没等故障完全排除,就整整死机两小时。没有电脑记录作后



盾,工作人员对房间的入住情况完全茫然。我只好在一旁干等。

傍晚时分系统终于修复了,我总算住进了自己的房间。因为记挂着那条鲑鱼,我赶紧把它从行李箱里拿出来,要放进小酒柜。按照惯例,一般宾馆里,小酒柜是一只冰箱,里面有两瓶啤酒、几瓶小支装烈酒、几罐果汁,还有两包花生米什么的。但我那家宾馆的冰箱却是家庭型号,里头的威士忌、杜松子酒、苏格兰威士忌利口酒、拿破仑干邑(Courvoisier)等足足有 50 瓶,矿泉水则有 8 大瓶巴黎水(Perriers)、两瓶伟图矿泉水(Vitelloises)、两瓶依云(Evians),又有 3 瓶小香槟,许多罐健力士(Guinness)、淡啤酒、荷兰啤酒、德国啤酒,还有从法国与意大利进口的白葡萄酒;零食则除了花生米,还有各种小点心、杏仁、巧克力……根本腾不出空来摆鲑鱼。我便从化妆台拉出两个大抽屉,把冰箱的存货搬进去,然后把鲑鱼放进了冰箱,立马就把这档事抛到脑后去了。

第二天下午 4 点我回到房间,看见鲑鱼摆在桌子上,冰箱里又塞满了各种美食,满满当当不留一丝空隙;打开抽屉,却发现前一天放进去的东西原封未动。我便打电话给服务台,要他转告房间清洁人员,冰箱变得空



空荡荡不是因为我把里头的东西全吃光了,而是为了冰鲑鱼。他回答说,所有这类要求都必须输入中央电脑,因为大部分职员都不会说英语,无法口头指挥,每件事都必须先翻译成电脑 Basic 语言。打好电话,我自己也没闲着:我又拉出另外两个抽屉,把冰箱清空,然后重新把鲑鱼冰起来。

第三天下午 4 点,鲑鱼又回到了桌子上,而且已经开始散发异味。冰箱里再次塞满了大大小小的瓶瓶罐罐,化妆台的那四个大抽屉仿佛禁酒巅峰时期地下酒吧的密室。我再次打电话给服务台,他们的电脑又出问题了。我按铃叫来客房服务员,向一个扎马尾的小伙子解释我的难题。他唯一能说的那种语言,后来据我的人类学同事告诉我,是一种只通行于亚历山大大帝迎娶罗克姗娜^①时代喀非里斯坦(Kefiristan)地区的方言。

退房那天我下楼去签单,乖乖!上头简直是天文数字!账单显示我在两天半之中,喝掉了几百升的凯歌夫人香槟(Verve Clicquot),10 升各种威士忌,包括几种非常罕见的纯酿麦芽酒,8 升杜松子酒,25 升矿泉水(除了巴黎水和依云,还有几瓶圣佩里格里诺[San Pellegrino]),很多很多的果汁——多得足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照顾所有儿童预防坏血病,还有多到令人想吐的杏仁、



胡桃和花生米。我想解释,但满脸堆笑露着槟榔牙的服务员向我保证,这是电脑记录。我要求找律师(advocate),他们给我送上一个鳄梨(avocado)。

这下子我的出版商大为光火,他认定我是个湖吃海喝的揩油老手。鲑鱼已经变了质,当然是吃不成了。孩子们则勒令我今后要少喝酒。

1986 年

注 释

① 罗克姗娜(Roxana),酋长奥克夏尔特的女儿,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远征亚洲时被俘,随后嫁给了亚历山大。



补办驾照奇遇记

1981年5月,我途经阿姆斯特丹时掉了钱包(说不定是被偷走的:即使荷兰这样文明的国家也难免有小偷)。钱包里现金不多,证件和各种卡却不少。等到了机场,即将离境却找不到信用卡时,我才发现钱包不见了。飞机起飞前半个小时,我焦急地要找地方报案。不到5分钟,就有一位机场警官用流利的英语向我解释:这事不属于机场管辖,因为钱包是在市区丢失的;尽管如此,他答应替我打一份报告,并向我保证,等9点钟办公室一开门,他就会亲自打电话通知美国运通公司^①。这样,10分钟之内,荷兰分部就会把我这件案子办理停当。

5



回到米兰,我打电话给美国运通公司,证实了我的信用卡卡号已在全世界范围内挂失,第二天新卡就寄到我手上。文明真是好东西,我对自己说。

然后我开始处理其他遗失的证件,向警察局报案,

只用了 10 分钟。多美妙啊,我对自己说,我们的警察水准跟荷兰一样好呢。我的记者证也丢了,但三天之内就能领到新证。真是越来越棒了。

唔,我还遗失了驾照。不过这是我最不担心的事。我们住在汽车工业之都,将来我国会有可以跟福特相提并论的汽车制造厂,我国赫赫有名的高速公路令全世界妒羡。我打电话给意大利汽车协会,得知只要把失窃驾照的号码给他们就行了。可惜我先前没有把驾照号码记下来,而它只有在那张丢失的驾照上才查得到。我询问能否根据姓名在档案里查号码,但显然行不通。



离了车我没法活下去,这可是性命交关的大事,我决定做一件平时不会做的事:走后门,托关系。通常情况下我不做这种事,因为不想给朋友或熟人添乱,而且我也厌恶别人这样麻烦我。更何况,我生活在米兰,在这里,你向市政府申请证件,不需要打电话给市长;到窗口排队反倒更快些,因为办事员效率很高。不过,相信大家碰到有关汽车的事,还是都不免有点紧张,所以我打电话到罗马,跟那里汽车协会的一位要人打招呼。他安排我跟米兰汽车协会某要人联系,后者叫他的秘书尽最大努力帮忙。尽管秘书小姐客气得不得了,遗憾的是,所有这些努力都无济于事。

秘书小姐教了我几招,叫我从租车公司旧收据中追踪,我的驾照号码应该登记在副本上。一天之内她帮我填好了初步的表格,又告诉我该去什么地方办理,于是我来到了地方政府驾照监管部。只见开阔的大厅里挤满了人,一个个神情沮丧、满身臭汗,不由让人想到电影里印度佣兵叛乱时的新德里车站。听听这些申请人的经历真是吓死人:“从利比亚第一次入侵时,我就在这儿了。”他们抱着热水瓶和三明治,困守营地。据我亲眼目睹,长队好容易排到你了,窗口却关了。

总而言之,我必须承认,我花了好几天工夫排队,每次排到窗口才知道,应该填的是其他表格,或应该买的是其他面额的印花税票,然后又被打发到队尾。但众所周知,办手续就是这么回事。

谢天谢地,我终于得到通知:手续齐了,两周后再来。在这期间,我只好打车。

两周后,我爬过若干申请人的头顶(他们已陷入无药可救的昏迷不醒状态),到了窗口,却发现我从租车公司旧收据上抄下来的那个号码,不知是一开始就登记错,还是复写纸有问题,抑或是单据太陈旧破损,反正就是不对。拿不出正确号码就一切免谈。我说:“好,显然你们没办法查到我没法告诉你们的号码,但你们总可



以从我的名字‘艾柯’追查到正确的号码吧？”

不行。不知是他们有意刁难，还是工作太紧张繁忙，或者是驾照真的只能按号码进行查询，无论如何，我的请求他们办不到。到你最初领驾照的单位去碰碰运气吧，他们说。——哦，那是在亚历山德里亚，不少年头之前的事了！——在那儿应该可以查得到你的驾照号码。

我没有时间去亚历山德里亚，尤其是现在连车都不能开的情况下。所以我不得不第二次寄希望于走后门。我打电话给一位老同学，他是现任地方财政官员，拜托他给市汽车管理局打个电话，他同样通过关系给局里的一位要人打招呼，对方却说这种资料不得向除警方之外的任何人透露。我确信读者一定可以理解，要是我的驾照号码随便给人，国家安全将面临何等巨大的风险！那是卡扎菲^②与克格勃梦寐以求的情报啊，怎能不把它作为头等国家机密严加看管？！

再次搜肠刮肚，我又想起一位担任政府官员的老同学。但我预先提醒他，不可跟任何监理所高层打交道，因为这事很危险，说不定会被国会调查委员会传讯；最好相反，去找个小人物，比如贿赂贿赂某个值夜班的保安，让他半夜偷偷翻一翻档案。这位官员运气不错，找

